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醫閭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集部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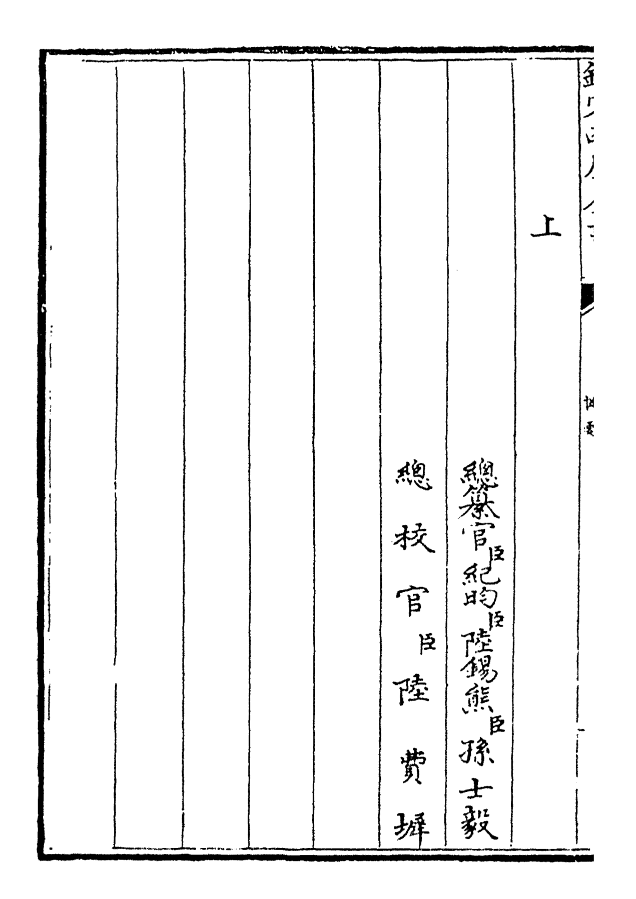
醫閭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醫閭集九卷明賀士諮編輯其父賀欽平生言行及詩文稿而成欽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以戎籍隸遼東義州衛欽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户科給事中謝病歸弘治初起陜西叅議檄未至而母殁乃上疏懇辭

服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前三卷為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為存稿皆雜文第八卷為奏稿第九卷為詩稿欽官給事時聞陳獻章名遂師事之及謝病歸里杜門不出惟以進修為事其學不務博涉專讀經書小學期於返身實踐嘗言為學不在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錄言行皆切近真實非高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

奏疏亦無不通達治理確然可見諸施行獻章之學當時或病其近禪欽雖學於獻章而性情篤實循循下學平日論工夫次第亦往往指獻章議論為過高其氣象殊不相似在講學諸人中粹然獨為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而仁義之言藹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之也欽少讀書醫無閭山自號醫閭山人並以名其集云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醫閭集卷一

明 賀士諮 編

言行録

先生平生奉親極孝毋黨姻戚雖甚寒賤待之盡其愛敬極其賙䘏親有疾則極其憂痒湯藥必自嘗迎醫必拜之

先生於朔望祠堂行禮後必詣别宅拜從叔母率以為

常

先生性喜於訪問與鄉之長老言輒問先輩德政之善與他處人言輒問地理風俗人物之實以至各邊蠻夷之情狀無不訪求

先生謁疾家居四十年弔喪問疾外不輕出一切貴官相訪者止是致敬以延待之未嘗往拜也間有不樂者先生聞之曰某何敢慢人養病官法當如此耳鄉之親故兄弟鬩牆夫婦反目執迷不返人不能措一辭者先生

盃酒從容之際一言復初矣葢誠意動人不覺心服耳先生善化導人雖耆老商賈往往從化有史六丈者平生商於南方老而始歸慕先生之德遂來求學先生仍以前輩待之每來輒為解說小學家禮次四書次朱子通鑑綱目次及春秋經左氏諸家傳數年之間寒暑不置史遂有所得巍然為鄉之達尊凡鄉人從先生之言行文公喪葬正禮者史丈為之護喪排異端守禮法老而益篤或言行有違禮者先生必正色語之史亦安受

不以為忤也又史瑎者丈人從子也亦為商遣其子從先生遊亦自取小學講說體行鄉中夸毗子往往笑之史君曰我惟從賀先生行耳久之行義卓然鄉人敬服遭母喪一遵文公禮衰服儼然居倚廬之中不御葷酒終喪始出後數年先生為作倚廬記紀其實以為世勸云

先生嘗迎從叔父之喪于他州適其邉有以酒食誘殺人而以報功者其指揮董某者謂其當事之官曰吾聞

賀父將至倘問及殺賊事以實告耶姑諱之也其人曰是安可實告只言敵殺耳已而先生至董具道其實且曰某於他人可欺於尊者不忍欺也先生得人盡情大率類此

先生往年寓容邸時視從者燒煤上家之婦見其未習也自爲燒之先生輒致敬以避於外如是者再三則其人亦知禮而相避矣蓋化之也

先生靜修林下而實未有忘天下之心當孝宗改元之

時遼東都司都指揮鄧鈺大學士劉吉御史姜洪曹琳更有不記名者若干人交章薦舉時先生有老母在堂聞之曰時其泰乎吾雖不能出而天下賢才當見用矣先生之外父乏嗣取而養之於家已而慮曰古人必立同宗之子為後今吾外父有姪當為立之議其季者其母有難色乃議其兄之瞽者且曰瞽於其家無用而有孩數歲遂取為後且謂世之瞽者誦習淫邪妄誕而不知道正事乃獨教以誦文公小學教條東萊格言孝順

詩有益事云

族弟禧家人嘗與鄉之劉姓公子爭貿易以瓦礫擲其馬不數日馬病死欲訟之官先生有家生良馬直若干金劉指語人曰必得此馬吾方已也先生知之即以與之不須禧一錢

先生自少即勤問學不事遊樂及成化戊子謁疾歸家益潛心正學杜門不出者十年至戊戌歲始造表弟馬指揮文敬園中看花有詩云齋居四十二年身未見東

風桃李春今日名園一盃酒不妨聊作賞花人葢實事也

先生數歲時嘗宿親戚家其老者能言典故先生與之寢不一二夜得其所有殆盡聞者咸異之已而為衛庠生憲副楊公鏞按臨見而愛之問吾州古郡名對之甚悉楊喜目浮圖出句云寳塔七層遠近皆來瞻仰即應曰邦畿千里華夷無不歸依楊益喜且曰他日必成遠器先生雖習舉業時乏典籍偶得性理羣書一冊把玩

不倦識見趨向自少年已過人遠矣

景泰初吾州以邊衛奮武絶少文學衛庠雖設而為生

員者多官府拘執充之故當時校各所出丁重役則曰

吾所有讀官學者若干人矣是以讀書為重役也先生

乃挺然崛起勤於學業年十八聞遼陽新舉子卯時雍

先生精於詩遂不遠數百里往從學焉逾年有得而歸

年二十中鄉試第二乃吾州破荒也鄉人稱先生自少

謹飭正大雖處他鄉無父師相臨而未嘗為一褻狎非

禮之事諸友之年長者亦罔不愛重焉先生在科時凡外官有饋於科中則其鄉里同年之在科者為之致之書籍帽襪之類盛以食羅舁入分布一切卻之同官對送者大言曰此獨不受者新選戶科賀大人耳先生畧不卹也有鄉里相尋不遇以乾葡萄一囊投之而去先生歸曰此不可受者遂訪其人於正陽門外還之比歸為暑所傷痱出遍體後歲至其時則發夫人嘗指以示兒輩曰汝父此瘡如此得耳

表親千戶馬某以貧乏割其居宅一隅賣之先生知之諭之曰汝祖宗故宅奈何輕以毀棄耶乃為出白金數兩以贖之又表親某假貸白金數兩於鄉人須索甚急卒無以應因搆讎怨先生曰當有以解之時方空乏乃假之相知者得白金如其數償之

先生嘗言人不可作半間不界之人故每語人必以盡善全美之道凡鄉人有爭田者必以虞芮讓田告之兄弟相爭者必以夷齊讓國告之有為繼母所苦及弟之

不道者必以大舜之事告之傍引曲譬反覆不厭故雖頑者亦多感悟焉

先生懲人之罪雖嚴肅然事過即不復停蓄於心矣看杜詩曰無深意味不如還看擊壤集也

先生性喜賓容恭謹樂易好諮訪老而不懈用是屏居四十餘年而於天下人物風土民情邊患類能知之

先生所友皆當時第一流人如陳白沙羅一峯林蒙菴周翠渠輩凡有言論書尺切於進德修業者必籍錄置

座前時用觀省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懦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諭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閈足矣請之再三遂從弟子十餘人往彼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汝輩既知悔即不殺人猶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

可救明後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愼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剿衆復呼噪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屯中鑿窖得錢若干先生分濟貧乏且爲銀的以誘射焉

郡人某其子已爲儒學生以貧鬻爲義孫先生傷感垂

涕令家人借銀若干資之不計其報

先生教子孫嚴而有道教門生亦然子孫男女但解言語即教以揖拜問安之禮知出入即教以出告反面之禮雖習舉業必教以得失有命毋爲奪志讀書暇日則教以學筭數講六書習射法郊行見枯骨輙令子弟埋之

鄉閭育女多不舉先生立法以戒家人曰吾家子婦敢有效尤者必出之蓋忍於殺子何所不至乎

先生晨興祠堂行禮後入書舍諸生揖畢則令背誦白鹿洞規東萊格言曰此諸經之機括在吾人實體而行之真學聖賢之要訣也丁寧反覆不厭其詳雖僮僕孩稚咸習聞其說焉

先生有一友嘗為縣罷歸簡傲不拘小節鄉人易之而先生敬待如初或以為請先生曰此公有氣節曾於國子監奏巨璫罪惡後其人送香文廟諸生揖畢即舉名問曰某人安在此公立應曰學生是也忠直之名傳天下

夫取人者當於其大節小節置之可也

先生以文公制為祠堂奉先始以繼禰小宗不敢祭及四代既而得原籍定海家書知繼高祖之小宗貧弱無室廬乃嘆曰謀生如此祀禮可知於是制高祖以下神主祀之為辭以告從權之故又初從家禮以西為上後謂文公拘於時制祖開元之禮於人情未安乃更以中為尊焉凡教童子即以格言至論日夕薰聒之曰此所謂作聖之基也如周元公希賢希聖章悉以俚語易其

辭揭諸壁使童蒙熟誦

先生自少未嘗以居官受用許家人而必語以力田謀食之道曰古人仕宦為行道濟世耳可以此求衣食乎

軍士亡命其妻以徵糧自縊救不死若楚莫訴先生聞知令人名婦立券為代輸或曰徒收此券耳不如無也

先生曰非汝所知也

門生某奉簡求薦先生復書諭以安命守義之意且歎曰渠聽信與否不可必盡吾心焉耳

憲廟喪先生於書舍率子弟門生齋宿有別館生三人以市無肉買豕殺而食之先生怒而責之

先生嘗曰詩不叶韻不成詩况性情有邪正好惡之心得之吟咏今學詩者不叶韻遺淫詩豈聖人删詩教人本意讀春秋一主程胡於書取典謨訓誥諸明顯者時時誦味禮中有疑者曰在吾人精以擇之又曰文公採輯於小學者精粹之言也可詳玩而力行之先生尤喜易觀象玩辭不以高年衰病少置至於易學啓蒙沉潛

反復功力尤多

李參戎守義錦三衛長蘇庫台者以燕狗子為謀主歲為邊患狗子故開原盜亡入邊曰為鄉導先生語李曰擒狗子庶邊患可少李猶豫未決先生曰文公白鹿洞規不有處事之要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已斷而行之乃不為徒誦說也李意決成化壬寅夏計擒狗子誅之是後累歲無邊警

門生有胡文寶者當科舉時以疾不果行返該衛路費

先生深喜每舉以勉諸生曰人須取舍明然後可以上進倘義利不明先已陷于小人之域何縁上進耶謂門人王瑞之驕矜之病人皆有之瑞之更多耳當省察克治之方可進也乃為詩舉謝子事書其扇以教之自後瑞之知所用力常自克勵後尹臨安六載有聲

成化庚子東土大饑先生告之李正郎曰聞永平倉有米若預奏朝廷運來賑濟庶人民不至死亡而邉方可守李諾之得米八萬石明年果再饑賴此克濟

門生於衢路中或失儀責之曰為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遵守不得更説甚躬行於顯明之處尚如此則隱微可知矣

又曰好利之徒何益於師門何益於鄉黨何益於國家教門生曰為學須躬行故曰學者將以行之也不行豈謂之學又曰躬行須是改過遷善不然妄行而已謂門生曰汝各家紡織否對曰不能也且無閒工夫曰此何言也男耕女織此正當為之事今有不會種田者乎不

為耳若曰無閒工夫吾鄉未嘗以無閒工夫不種田也
汝輩讀書只是不信如葛覃七月等詩只是口誦而已
此是吾鄉所缺者却將糧食易衣少間衣食俱不足矣
著意爲之不愈於外面奔波耶
某廵按考試丁憂生員先生曰此何理也壞人倫壞風
俗孰甚於此古人凡有喪者天子之命三年不過其門
教之孝也又曰好秀才决不出考忍心害理君子肯為
之耶皆可嘆也

門生有粗率者侍立恭謹先生曰朝夕侍親守得此禮便是孝敬之子矣

門生侍側先生問之曰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汝輩亦曾如此省察思慮否孟子此章喫力說許多話其意安在汝輩讀之曾得其意否讀書不切已誦說何益

因門生說孟子天爵良貴章教之曰此處說內外輕重極是明白痛切但汝輩心中不十分愛他不把來心中常常涵泳體察何由得長進耶

李參戎談毛正郎為屯軍貧者娶妻事先生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毛公亦有合此意其心雖私而事則公也李曰斂官員之俸以為之焉得為善曰所妨者小所成者大如彼取之如此用之人亦安得而非之令但繼其事而以誠心行之又推而及於操軍邊軍之無妻者悉為娶之不亦大好事耶又安可以其心之私遂非之而不為也為己為人天理人欲所争毫末耳

門生有居喪而外父死議往弔之或曰禮三年之喪不

弔先生曰此非尋常弔者比乃重喪未除而遭輕喪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

嘗戒學者曰好戲謔者薄德者也恭敬敦厚謂之德戲謔輕浮非薄德而何

盤糧陳繡衣寬來訪請曰生行事可否不能自知且無可問處幸有以教我先生曰不聞此言久矣虛心下問人之所難舜之大智亦不過好問好察大人此意正某之所當法也陳固問之先生以往年之過刻者告之

教諸生書過善於籍以為勸戒曰有過非特自以為戒衆人亦當以為戒而自省有善非特衆人以為法而自已亦當以為法而繼之庶乎德業可進也又曰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方好若含糊不分有善亦不知其為善而加勉有惡亦不覺其為惡而克治德業何由而進汝輩須互相講究辯別之可也

嘗責一門生曰汝於朋友不取勝已者是廢朋友之倫矣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賴友以規箴切磨朋友之

倫其可廢乎

獄吏有徐姓者公平謹慎曉解文移在司若干年不妄取於人先生聞之喜曰是可教而為善也令人送以歷日徐自兹愈益謹飭

門人某為總戎先生以書戒之曰位高者易驕驕則賢人日疎而忠言不聞忠君報國事業由是而隳矣子其慎之

初邑中僧道盛行後以先生正教之興漸次衰謝鄉人

惑之者甚少雖緇流亦往往自悔悟有反正者有歸儒而遊門牆者有恨其衰暮而不能歸正者

凡人家義男物故即以其妻為他義男之妻者殊非道禮今後吾家或遇此事待其守服滿日欲嫁者嫁之

嚴内外之分男女有別人之大禮載諸小學最為詳明人家往往牽於習俗視為末務致帷薄不修悔之已晚今後吾家當一遵正禮戒此俗弊務要男女有別以全人道

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所以然者非故為厚此薄彼也將以尊祖考安神靈重根本而繁枝葉也苟違此義如世俗所為一言忿怒骨肉乖離割戶分門斷裂破碎朝為大家而夕若有罪抄劄者使祖宗神靈無頓身之處根本既傷枝葉凋落必然之理矣縱其間有能卓立起家者西榮東瘁豈祖宗兼愛子孫之心哉為吾子孫者當世守此禮庶根本既盛而枝葉自繁違者以不孝論

教諸婦一十二條曰安詳恭謹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娣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僕婢以恩曰接親戚以敬曰聽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紡織以勤曰用財物以儉皆用俗語詳悉解之每旬諸婦於堂下拜後令子弟一人於傍讀前教數條聽畢拜謝而退

先生嘗曰論文王之化者必序后妃之葛覃數獨夫之惡者必以作奇巧悅婦人為言戒俗而法古敦本而抑

末固君子之責也古人云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令縱不能行之一鄉不可驗之一家乎

同年張汝弼嘗曰吾夢中得二恨語恨司馬遷早死史記之書不完恨蘇東坡早生伊洛之道不信先生曰此何足恨也縱使司馬遷遲死史記得完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貴勢利而羞賤貧等病能免之乎古人貴親炙蘇子親見二程尚不信其道德若使生於其後何能信之乎縱使隨衆而信之亦虛文耳此二者

皆不足恨也

先生教門生行祭先之禮每四時仲月課其背誦文公時祭禮文且演其儀度其祭之日期須報而書之至期註銷之有始行不習熟者禮生相之

有一親家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奈何先生曰汝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汝家有和尚乎其人遂服

史六丈送一生來學且教之曰學此人事也好先生曰

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此聖賢教人之正意却說學些些也好不知學個什麼是全好耶

先生有甥曰胡深者其父沒時甫八月耳年六歲即從學受躬行之教弱冠時追痛其父早逝未能行喪禮乃謀欲追補之為文一篇以呈先生覽之曰雖汝孝心然先王制禮已有定法不可過也苟有此心竭力以奉寡母盡誠以承祭祀可也

俗傳打旱狐樁者謂天旱是墓中新死人作怪所致掘

墓碎之則雨愚民無知往往妄作成化閒先生嘗告之當道禁其事後數年王備禦始至適天旱村民來告欲踵故俗王草率許之先生聞之急作一簡論其妄誕且干國典王遂悔而急止之已而天自雨訛言亦息後有南人彭姓者專以是惑衆兩城鄉民信者頗多先生言之王參戎杖其人火其書

鄉武弁喜功名者往往有燒磚包砌邊牆之議白都閫請諸先生先生曰嘻是欲為秦皇之長城者矣審如是

邉人死亡無日矣我國初立邉始而埋木為柵已而掘坎為壕又其後也為小小土牆邉人不甚勞也今規模高厚民已告勞矣茍欲燒磚包砌非秦之長城而何古人云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如秦作長城後人因而為利而秦則亡滅此事理之明白者奈何效之縱使處之有法不勞而成只欲地方繼續修理亦已難矣且如吾州之城九里餘耳頃因連雨傾塌殆盡以一城而衛之力累年不完今一城之邉動輒二百餘里倘有如吾城傾

壞時何以修復今姑以黑白窑言之一城凡有三座每年追其夫丁尚有至秋未完者今為長城計其窑當數倍於前矣民力可能辦耶幸勿再議白公悚然而止

往年東人屢欲展遼東省奪三岔河之北老虎林謂其地沃饒且自廣寧至開原甚近雖賢明重臣亦往往惑之先生聞之嘆曰今日視祖宗時强弱如何民不聊生倉廩空乏之守其見在者可矣奈何為此好大喜功之事以殺吾邉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患在無政以養之

耳非患地之狹也或者勞力而成為利幾何而兵連禍結寧有已時況時詘舉贏尤古人之所深忌者

醫閭集卷一

醫閭集卷二

明 賀士諮 編

言行録

都督李公始至求寫影紙習字畫先生因作一簡勸之以為字畫小藝不必縈心惟讀古聖賢書可以養德性發神智施於處事接物無所差謬忠君報國事業日益光明俊偉可與古賢齊趨公何不務此乃瑣瑣於彼耶

李公大喜即令素日讀書之官輪流日講以求進益且請何書為要先生乃令講大學衍義仍令其官先授於先生然後講之歲以為常李公德業大進

王參戎禱雨寺中見芍藥盛開命麾下作對句送先生高下先生曰今當竭誠悔罪之時思政事之闕失而改圖之可也此等戲事恐非其時

吾邉舊有六馬營堡監軍鹽山王公翺所建捍外衛内邉境以安後邉警數動暫撤兵囬城因而廢弛邉患日

甚先生詢得其利害移書撫憲河東張公九雲乃修復清河堡又數年韓叅將來分守韓嘗從先生遊尊事愈謹先生告以復餘五堡自是邊患益衰

鄉人有失其前母之墓以其母配父葬前母之子來自原籍求其母墓不得博訪故老有告之曰汝母棺嘗被火葬之某地但其封不識矣其子求得焉於是怨其弟欲負母骸歸原籍先生聞之曰噫皆非理矣皆知有母而不知父矣因簡示之其人遂服從合葬父壙

陸湛為僧一旦慕儒道學於先生門人范以德遂反正復從遊館下其家故習老氏業奉先之禮未能正也先生詩以風之曰去釋從儒世所稀綱常得處便歸依如何春夏秋冬祀尚與朱家禮制違湛慚而改

門生有慢師者先生曰讀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孝弟為先然必得師長之教然後知孝弟而為之故小學之教必曰隆師親友隆之云者嚴憚恭敬與君父等也今汝於師長之禮怠忽如此則家庭之間事親事兄之道

從可知矣此一坎不能過更學何事又曰為弟子者須於先生之言著意聽之無疑即行之有疑則質之令汝於余之言如水澆石此徳業所以不進也徳業不進而徒講於之乎也者之閒有何益於身心也

又曰理須講究如祭禮便須知行則為厚徳不行則為薄徳此正格物之事也

又曰今人於他人有過甚能議論及已身之過與人相同處便置而不問矣

先生每教人收斂精神潛心為己嘗有言某先生公餘則著書夏則脫去巾帽先生曰不敬甚矣自古曾有囚首聖賢耶

或有以吳文正所著學統學基等文為問先生曰聖賢氣象不如是也觀論語可見

先生常言懷柔侯施聚善守邊其於邊牆止如人家院牆不欲甚高厚然修之有法每臺有牆板稍有披缺瞭至日高以後無警即一人瞭餘人隨壞隨修歲以為常

故邉無大壊極敝之時擾民妨農之舉又安有千里調夫之害飢疫死亡之憂耶公甞曰邉牆非以其阻賊不來取其知出入耳操軍殺將在吾為將者真老成之謀也後來不知邉事者往往築牆高厚既勞人力其有損關非臺軍所能脩補聽其大壊然後動大衆築之戎馬猖獗軍民荼苦較之昔日大有不侔然後知老將識慮之遠非後進淺謀所可及也

問魏公之量固是閎氣恐亦有所偏如軍中斬一卒毀

其所管者只如尋常竊謂當怒之事還是怒方是如舜之誅四凶亦未嘗不怒也今魏公於此乃全不怒不知如何先生曰亦不是不怒但怒得不覺不似今人驚怪耳

七去三不去大綱是如此變通還在人如前貧賤後富貴不去者若無子多言之類可也淫者可不去耶以是推之自然可見其餘

讀文中子至辭人不願出仕處曰此是實事說得自是

好與他處不同

韓文公上宰相書亦甚陋矣謝疊山却還稱他善占地步已是放倒旗槍者更說占地步耶

為學須立志若不立志決無有成之理譬如射箭須先志於正鵠然後可以中若或大或小則在力也今不立志高遠正猶射者不志於正鵠胡射亂射却如何得中也白鹿洞教條與夙興夜寐箴當時時在念者

看元城語録曰不免異端術數之雜

孔子於弟子只稱名至程門便有秀才賢輩諸君等稱呼矣

今為將者由其不學少知義理率皆率意奢縱若要好須得一儒官傅導之嚴考其輔相之善惡實跡而黜陟之庶為將者不得肆意妄行矣

六書本義之書雖非大義理所關然其發揮字畫本義誠為有理非其他以己意著述者比

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

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故曰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流行矣

先生看朱子語類因命士諮曰可取明白切要者點出做近思錄卷類抄為一書與學生及鄉之讀書誦佛經者老輩觀之以祛愚俗之惑可得進道之門戶也今世無人材皆學校壞之耳在位者宜有以處之也今之教官絕少稱職者若提學者得其人考察而罷黜之或別

項差遣務選有德行者為之庶幾人材有望教門生曰為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不然終不免於小人之歸也今人見有人言欲學聖賢則譏誚之不成為學只是學小人學愚人耶汝輩且安心讀小學必以聖賢為志知即行之便是君子之徒至於理既明矣然後應舉中與不中則有命焉若趨向專志於得即是小人矣目前由科舉登顯官而以貪汚不忠自取敗壞者往往有之皆趨向不正志於得耳何足效乎

黄氏東發謂賓少智之人言多糊塗

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判而為二故所學徒誦説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今之為政者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間有得其一二者亦不過天資之偶合非學問之功也故欲政事之盡善須本之學問

白沙答張廷祥詩所謂吾能握其機何必窺塵編等語不免有過高之意

白沙讀秦誓抑揚之間亦有太過之意

先生嘗曰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時講學之言可盡焚之意有不滿者在

為人上者既是不貪亦須嚴切以禁屬官之貪方有實惠以及其人若不能禁之安能濟事

讀書須着實體察如讀孝弟章便反諸己曰吾能孝弟否乎犯上作亂吾有此失否乎善無於己即勇為之惡有於己即速改之只謹守此便是讀書之法

劉向云仲舒管晏弗及伊吕不加向子歆以此為過向之言固有失歆之言亦未為全得夫仲舒於伊吕固所不及若其正誼明道而不計功謀利管晏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言我已知其為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觀人一見便謂已得其實真俗人所謂假老郎者也
小人懐土如居不仁之里不肯移向仁里中去又如居

亂邦貪富貴而不去便是懐土不是譬喻也

問尹氏為母日誦佛經一卷朱子録而識之何如先生曰尹氏篤厚之人不違母之遺言故朱子取之然亦尹氏之所以為尹氏耳使程子之母信佛必能諭之於道矣如其不從亦若尹氏之母亦别有處置不但如是

先生讀白沙先生手書為學之方嘆曰先生之資質高功夫深真豪傑之士不為流俗之所移者又曰先生濳軒賦言為學之道在乎主静以為應事建功之本學者

宜深味之

先生嘗曰吾聞之君子讀書須求大指義不必纒繞於瑣碎傳註之間也

學者凡事不可尤人皆當安之於命耳義理精微尚欲講究況眼前之事有何難見但為私意所蔽於是有不能見而唯以尤人也

觀薛文清讀書録謂其中所言克己之事甚善韓信軍中問李左車便是聰明過人處今人不用人言者皆是此心之不明耳

驕惰之心一生即自壊矣

黄東發謂臯陶以司刑而子孫無聞不得與禹稷契比韓信以司兵而宗族夷滅不得與蕭曹張良比眞淺陋謬言也臯陶得道統之正傳者尚謂其以司刑禍其子孫不知何等人可司刑而福其後也韓信以謀反誅乃以之比臯陶何其謬耶至其蕭曹張三子之後爲異端之徒簒弑之賊皆爲其祖宗之榮又何異耶

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鄉之

俗有一家之俗為士者欲移易之固當自一家始

偶觀李性文評曰朱子之文詳於程子者發明道理以

示人耳今乃以程朱之文詳畧不同為天分之異誤矣

又曰以程門之文未免訓詁家風對蘇門之文未脫縱

橫氣習而言是不知輕重者也

英廟復位之詔人謂岳先生所作所謂多難興邦髙帝

脫平城而肇漢隱憂啟聖文王出羑里以興周此在臣

下表稱可也人主自謂可如是矜伐耶

嘗論天下之士曰予在京中獨見一白沙耳

用人猶醫之用藥和緩者宜於久遠而短於應急快利者速於去疾亦能損傷真氣惟用之得宜則可全其利而免其害也

先生教人必自小學始時科舉之學行往往舍而不讀常命諸生曰不願讀小學者無留館下於是小學之教盛行鄉邑焉

先生每言後世之人知改過遷善即可與之有為嘗欲

取古人改過誠身者錄為一帙以化鄉閭然以急於自
修竟未果也
先生嘗言遼東當祠者馬都督雲葉都督旺此二人奉
高皇帝之命航海來遼招撫夷夏安輯兵民開創衛所
建立學校濯變風俗使蔚然為衣冠禮義報功報德何
可忘也於是鄉之耆老請於上司具奏朝廷竟不果建
都督胡忠分守是州睹馬公玄孫輩嘆其先世功德欲
為建家廟先生聞之使告曰馬公之祠與其建於家孰

若因民情而建於吾州乎胡公曰吾不及也遂建祠城

南隙地廟額祭品尚㸿國典云

張汝弼傳某達官之論以為前代取士以辭賦故有道

學之說今時取士則純用經義矣更說甚道學先生應

之曰是先王所謂為己耶為人耶躬行耶誦說耶精切

耶鹵莽耶以是辨之則謂務經義而即為道學者其亦

誤矣

先生每念謹封疆之界謂羌氏不宜置之近牆日使窺

伺我邊況又有容之牆内者遠近虛實多少强弱一切為其所得往時賊不近牆欲來犯我邊必用姦細先來覘視今自封疆不謹之後則人人皆姦細矣因此一旦起營去後兵禍之慘不可勝言此事亦既有明效而邊人仍踵故轍者苟徇目前不恤後患耳況賊之老小在此州却往鄰州虜掠人雖知之亦泯泯而已此何理也又此賊既在牆内何所不至搶剝衣服淫汚婦女一切匿之益上所諱言人自緘口矣又地方既有此等於防

邊自爾怠忽既憶其貪戎食且不盜邊又以為縱有別賊殺此可以免罪又得陞職邊防大壞全在此耳古人云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昔年法度彰明之時彼去邊最遠臺軍瞭見便舉烟放砲而官軍嚴以備之或伺其夜宿則令步軍劫之緣此輩近邊更無他事只作賊耳今却容其住牆內外何以關防也戊申勅諭有云舊例不許爾等近邊今朝廷憐爾窮困暫令近邊藏躲精壯人等仍須在三四百里外住劄防護何嘗許其經年累歲

在牆下牆內畧無中外之辨乎

教門生曰讀格物致知便須一一窮究道理讀誠意便須着實好善惡惡如此方有益耳

䙰通書誠下章三註中引朱子所論未發之中曰此說不是當是未定之說引之於此者纂修踈謬耳後考大全集中此乃與張敬夫書文公註云此書非是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因言修官書者之不用心可慨也

中庸或問必有事焉一段當涵泳

又曰今之學者類多放曠不敬此是一大病乃聖門之所痛絶者故曰古之聖賢兢兢業業過了一生若書之言堯便首之以欽明文思舜便曰溫恭允塞詩之稱成湯聖敬日躋文王敬止之類皆是道也學者欲學聖賢必戒謹恐懼去夫放曠之病庶可入也

先生曰某上不能有益於朝廷下不能有益於鄉黨令爾諸生相從若復拒之不忍為也且爾諸生之相從者以余為年稍長識頗明故耳然須有相信之意則好若

不相信無益也古聖作經之意欲使人皆明此理而措之躬行非徒使人記誦之以應科目釣聲名取富貴以榮身也今爾諸生須知此義莫負古聖著書立言之意可也若曰吾輩之所希者舉業而已則甚非余今日相望之意且師生之間即朋友之意若余之所為有可疑者爾輩當面請之若然則非惟有益於先生必有益於弟子故曰事師毋犯毋隱因論處朋友之道曰吾觀爾諸生於朋友之過失不敢明言恐其怪已此甚非友道

欽自來不怕朋友之怪有失者未嘗不直言以正之不從然後止感諸生之相從不得不明言以告勉之勉之又曰為政須養人廉恥於下官不可輒加呵叱箠楚雖下至吏卒亦當以廉恥養之彼然後知自重而勤於公務也又曰今之文職六部等衙門亦有所屬然不專用箠撻者以人知恥也武職獨非人乎顧上之人不以廉恥養之耳苟能行之風俗之變亦不難也又曰在科中每見同僚於吏員有小過輒罵詈箠楚待之若犬彘心

甚不平謂同僚曰彼亦人也若不以人理待之則彼自視益輕而愈無恥也

又曰朝廷高爵厚禄為何只為幾個窮百姓而已苟不與之為主而聽人虐害之乃曰我廉矣我勤於公事矣如此可以為忠臣而不負朝廷之恩乎

廵撫之職與廵按不同葢必撫安一方之人使之安生且得便宜處置嘗有人一履任輒參奏許多官亦未為便必須先周歷各方訪其行實出令以警省之使之悛

悔不遵令然後舉其惡之尤者奏而罰之則各官自知懼不敢貪汚暴虐矣今一下車即參許多官則所參者未必惡之首而惡之首者未嘗參也

又曰法須簡約人方能遵守行之久遠文具而已者豈能行之久遠哉

令人於宴會若燕為歌詩辭語明白不必文飾令左右人歌之或父子骨肉間則說孝慈或同僚之間則說彼此勸勉莫忘公務或言飲不可過多或言醉後威儀言

語當謹愼或以古之清廉者為勸或以貪汚者為戒使人於晏樂之時不忘警懼之意則亦大有益也

先生曰今人見人有勉强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為誠實不造作可乎

孔子答人之言各中人之病說得如此好雖然又不似

快說話者若孟子則便似快說話者

人之欲無大小但為其所中則牽制而不能舉矣人之

當官始之清廉者及其卒多為利吏二者所誘葢不可

不慎也

又曰官之於吏當以德化之須朝夕勸諭之曰吾與汝

當為好人不可壞法以貪汚若貪賄賂虐害小民與賊盜

何異今我輩見賊盜必深疾惡之豈可自為賊盜而不

顧也天豈不降災禍於其家者乎如此朝夕省諭彼亦

可以省悟感化不為惡也

問神者妙用也用即費而顯也非神也妙用則神也葢言所以為用者也如雷動風撓火燥用也所以動撓燥者神也先生曰然問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異端不如此故有絕人事而求天理者曰世教不明故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高虛

又曰理之名雖不同實則為一聖賢認得定故橫說直

說都是譬諸稱呼人或名或字或官或號皆是自不知者視之稱名則知某人稱字稱號則不知矣是則雖知其人之名其實未嘗知也

國朝吳康齋先生不知其詳白沙稱其未嘗著書意以今之著書者於理無所發明不過為名而已

問格物致知之說程子已論之詳矣其門人之言乃鮮有無病者何也先生曰程子非一時之言門人有聞者有未聞者且各人資稟不同又有相從不久便做官去

者若資禀高相從久篤實行之方見得親切若但一時聽先生之教未能盡行雖知以為好語然其中十分切要者也只作尋常好看了意畧不同則其終也逺矣

學校乃朝廷作養人材之所禮義相先之地如不孝弟不忠信無廉恥者養之何用上司於如此等人當訪而黜之然後人知務本不然則此等人雖能文章終何用乎子弟之幼者今人唯教以讀書作句於灑掃應對冬温夏凊之禮反畧不加意皆由世教不明故耳此人材所

以難得也

王繡衣過義州令儒生行家禮欲通行二十五衛詢於先生先生為之少加損益曰禮須讀而習之如孔子尚與弟子習禮於樹下習之熟則行之自易矣官府文書止可舉其大綱使行之者由綱以考目可也觀小學之書曰必如此然後有益於身心為聖賢之學也他道非無一長可取但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唯身心之學推以治人極於贊化育參天地

人有求爲私屬者先生以正理喻之退謂家人曰渠來以私意求我我卻以正道勸之渠欲拖人下水我卻救渠上岸不亦可乎

白沙之詩正如朱子之文自有許多意味

觀陳翰林張御史和唐音詩曰唐詩本不十分好被和者比之又覺得他還好

古之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人焉得不善世焉得不治後世教化既無風俗不美人焉能得

善世焉能得治乎大抵人之情從俗易違俗難若風俗苟善中人以下之資皆薰陶漸染爲善矣若風俗不善須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從善力量稍次者已不勝衆人排斥矣況其下者乎後世爲善之難如此此賢才所以不易得而世所以不常治也

于少保所爲有取死之理但當日殺之非其罪夫英廟被留北廷郕王監國少保輔相之自當卧薪嘗膽期復不共戴天之讐以歸英廟乃不久而郕王遂居天子之位無

復討賊之心且廢太子而立己子及敵人自送英廟歸景泰但相與一見而遂幽之南内此皆少保當國時事也豈不有死之理然謂其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則實無是事也又曰于公大才有安社稷功人鮮及之但大義不明遂至於此或曰郕王欲踐位少保何以處之曰當時英廟被留人心揺杌雖郕王監國亦自恐懼不暇便豈敢有他意當是時少保處之有道使郕王大誥天下以監國復讐大義敢有上言欲王即真者即是姦黨身

家重罪如此則後來郕王雖有邪心何由能動當時既無處置後來自難既不能死諫又不引去而主張國事權勢自如乃使英廟禁錮南内此心何忍耶又曰于公清白抄沒時其家實無所有

人之大節猶四支四支全而有病者猶可調理一支缺焉可謂人乎

荆楚之忠臣能助主以闢土地者皆周天王之大賊也是皆助其父而凌其祖者也故君子先務知大義而後盡

細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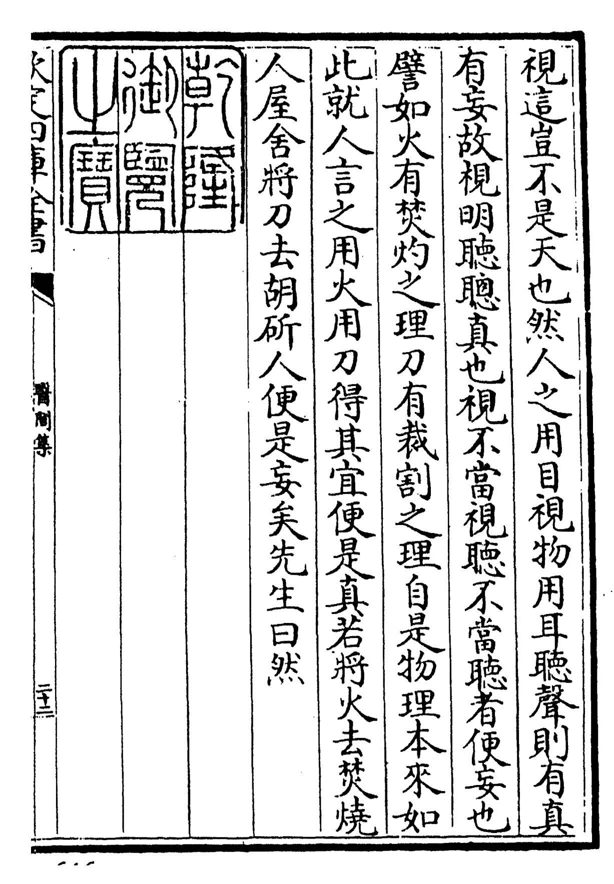
先生嘗曰某平生於理當為者即為之最不會隨順人情所以多致人怪者在此然人之處世決無使人都道是的道理若使人都說是便是鄉人皆好之而有苟合之行矣

欽前日上言苦口極言者此心自不能已也蓋當日不能盡言職時當退也安得不退於家今朝廷用賢納諫正大有作為之機會也雖居憂養病亦不得不一言也

不然何以答朝廷取用之意耶

問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必多貪求也先生曰亦是如此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如目有視之理耳有聽之理目不可以聽耳不可以



視這豈不是天也然人之用目視物用耳聽聲則有真有妄故視明聽聰真也視不當視聽不當聽者便妄也譬如火有焚灼之理刀有裁割之理自是物理本來如此就人言之用火用刀得其宜便是真若將火去焚燒人屋舍將刀去胡斫人便是妄矣先生曰然

醫閭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醫閭集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醫閭集卷三

明　賀士諤　編

言行録

先生曰人皆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且如此心藏往知來不可測度何神如之前乎開闢之初後乎萬世之後髙極於蒼穹之表深至於黄泉之下何所不貫此心之神如此惜乎今人皆錯用此心

京都中行教化亦是難竊先是貴戚勲臣家奢侈淫靡之甚須工躬行以化之又多建官學選有才徳者領其事凡貴戚勲臣及其子弟皆收入受教嚴師弟子之禮雖勲臣已有事管領者亦要朔望入學聽教行禮凡動作衣服宮室飲宴輿馬之類一一教之如式有率教而過人者或違教而不法者許其師月陳之以憑賞責若然則巨室既善而人皆善矣雷動風行誰復沮礙惜乎今之不然也

人材之成決在於教如永嘉之人自幼皆能寫大字教使之然也

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欽思此人絶不曾一見

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更說甚道理

觀莊周非孔子處曰若三代時有敢如此說者便須誅滅

又曰今之為官者甚是難為葢無處無内官故也

祖宗憲綱都布按與御史相為賓主今以諂驕二字壞之盡矣惜哉

楊信民惟至誠愛民故民愛之如父母

為官須識大體如廵撫便須除姦革弊激濁揚清但若寬慢姑息便不成體面矣

論為政曰只有一箇虛己下問親賢樂道之心何事不能作何功不能成

朱文公除官因其處有奄豎循習與監司為賓主遂力

辭其官嗟乎今監司之於内豎則猶弟子之於嚴師矣
朱文公之才德寧宗在東宫時已思慕之及登帝位始
雖召用不久即遣斥况乎素不相聞者能信任之乎此
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也
劉七丈患其族大而常相爭先生曰予有一法能弭之
劉起而問之先生曰是當以德化之也今誠能依文公
四時祭禮一一行之祭畢而餕莫使異姓之親相雜序
倫理篤恩義子孫之中有善之異於衆者奬之以為勸

有過者責之以為戒今能如此行之不一二年間皆化而和睦矣劉起謝曰謹奉教

因談韓信之事曰義利之間所争不多信不知大義所以後至叛逆族誅方其拒蒯通時其所處固是但其意以為漢王待之厚而不忍叛之却不知君臣之分既定盡職則為忠臣叛之則為賊臣矣君雖待我以薄甚至以刑戮加於身然我但當守人臣之義亦豈可叛之乎信不知此所以當君厚待之時則盡力報之貶降之時

則怨望謀叛其心惟知利而已矣

小司馬議論文章鄙陋之甚其述贊可刪

曹操乃漢之賊臣後人當直呼名而已世之編詩者乃稱曰魏武帝何其繆耶

見人有盡和古人之詩者曰弊精神糜歲月一至於此可哀也已又曰縱作得好亦只假景虛情而已何足道耶

與僚友相處須開心見誠方是道理

周太王遷都之言孟子所載數句最好其曰不以所以
養人者害人固是遷都正意其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此意尤好盖不漠然捨之而去也韓文公作琴操便只
說得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後面這意思便遺了
荀彧為曹賊作謀一生至老乃自殺所謂死有餘辜者
也當喪亂之世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罔不殺身滅族
人非遇明睿之主居大臣之位雖其才識過人得君寵
任斷大疑處大事然大臣憤怒謗毁交作主心狐疑而

禍及矣故以小加大以疎間親鮮能全其功而保其身者

人言唐太宗諫行言聽誠可事之君然今考其大倫之虧真所謂禽獸耳為之臣者於此不諫是舍大而言小舍重而言輕是可謂之忠乎苟於此諫之彼豈肯聽從之如他事乎然則謂唐太宗為真可事之君者恐亦未之思也

問白沙先生讀秦誓自今觀之其論未免過高先生曰

然白沙後嘗寄書來云向日都中相與言者皆當棄去不可更留之是先生後來之意也

先生教學者曰汝輩須打起精神及時進學到四五十以後精神短少更不能前進矣

教李子英曰不改過決不能進然過豈能自知故又須朋友相規戒子英對曰朋友多不肯言奈何先生曰汝無虛己下問改過實心彼如何肯說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所以進於聖人之

域今要得長進決須學顏子方得汝輩平日彼此相視以為渠便比我爭多少我何必問渠既存此意所以人不肯言所以不能長進先生謂子英曰汝所教之學生俱已讀小學乎對曰然曰小子須以是教之方有可望不然不過成就他一箇利祿之私而已

青門生曰東萊格言文公教條欽特提掇出來教爾諸生盖以此是為學總括處由是可以希賢希聖今爾諸生乃不能遵信如何成得人

王瑞之壁上揭掇錦二字先生以克己二字易之曰人能克己豈不可以希賢造聖耶

問古人數世同居者其廟制當如何曰此亦不難處既立繼高祖之宗所奉祀之廟於中却於其旁其後别立祠堂以為其餘繼祖禰小宗等奉祀使之各主其祀外則合為一垣四時之祭以次行禮如此方為得宜若只合祀於一處便只是茍且將就必不能得停當矣

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無所得

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非聖賢誤人人自妄引以為口實耳却不道若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朱子調息箴甚善如感興詩哀哉牛山木章結之以肅容正冠襟亦只是持敬之意

朱子調息箴隨時隨處之言功夫全在此也主静先去了許多勞攘持敬之功方有入處

聖人之道自是難盖以無時無處皆要合道至纎至微

不可放過也若節義之士但只一長可取他事未必皆中節也

吴草廬道統圖說恐非有道者氣象豈有十九歲人便可以道統自任古之自任者莫如孟子然公孫丑疑其為聖人便深不敢當豈有不待他人稱己自以為盖有不可得而辭者乎況北方又有一許魯齋安可謂天下無人

草廬謝僉幕等書甚非聖門氣象聖門開口便道斂於

事而慎於言觀孔子顔子謙遜便可見也

後世著書之人不為名者少

子夏之言病少

天地間本一大中至正之道惟太過不及遂流於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制若墨氏之薄與後世之侈皆流於惡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今之人天資美而壞之多矣若天資之偏由學問而有成者蓋未見之也

因論為學之道嘆曰人須是信方可望不信則心不相符決無所成

孔門自顔曽而下諸子之言鮮有無病者有子閔子無病其餘一人是一人氣象規模

人能着實信亦是難事如子路於孔子之言多是不信觀有是哉子之迂也之類可見使其能信夫子之言安有事衛輒之失哉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如子路輩亦是自用之意多遇如

是之師如是之友而有如是之失惜哉

道理不周徧精密終是顧得一頭顧不得一頭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人一時不敬則一時放肆悖理矣

陸子靜讀至其爲人也孝弟章乃曰人既孝弟如何更說犯上此雖是他天資高處便有簡畧細微之病如人亦有事親長能孝弟者然些小犯上之事時或有之故爲學之功不可不細密周詳也

人之膽大敢為若不知道則弑父與君何所不至故曰膽欲大而心欲小不可有偏

今之為官者多是不用人言孤立於上上下不交事安得濟

後生須下問以納善然後可望

草廬看來只是聰明博學躬行切實意思少故其出處著述皆有可議

自來說草廬者便不見有躬行實得意思稱許魯齋便

有躬行實踐意思今其文字亦可見
為己之學自是休歇不得今讀書開口便是此理只是
汝輩無此志故一冊所得如小學中所載更不消說如
大學開口便說明明德論語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朱
子釋之便要明善復初中庸開口便說性道教由教而
入者便要戒懼謹獨孟子開頭便曰王何必曰利亦有
仁義而已所謂仁義便即是明德即是善與初即是性
道皆是一般說話只是而今惟在舉業上走把這一路

都一筆勾了所以只如不讀者一般全然不覺他是說箇甚麽大抵有志者事竟成志既不在此如何有所見有所得人惟知利而不知義所以量狹小若知得義之分惟以義為主則量不期大而自大矣

教門生曰予自來讀書於舉業上便不似爾輩汲汲當時心中便以為聖賢之書決然不是只教人科舉決然都是行得者聖賢定不會欺人聖賢處下的方子人肯將去醫病無不效者惑世誣民者甚多故學者不可不

先窮理能窮理便不為其所誣矣

命諸生歌諸生為學事科名之詩有一年長者亦嘻笑

責之曰樂然後笑不知汝有何樂汝輩迷了正路胡行

吾方髙聲疾呼喚不回頭却反嘻笑此何理也事師在

乎嚴憚安可如此耶

因諸生於朋友間全不知責善之道因命作朋友之論

來看已而各作論來請教先生讀之曰既知得朋友之

倫是如此却都會這等說話乃全不依這言行便不是

人了便如鸚鵡猩猩說人的話做不得人底事一般更成箇甚麼人

教門人云無恒是箇大病汝却有此病所以不得長進今要躬行須先以敬為主不敬便不是聖門家風令後放曠之言放曠之事便須收拾起方可望進經書中說自古賢聖未嘗不以敬為首稱昔程夫子專以敬為學當時蘇東坡只要打破程夫子敬字至今觀之程夫子便是賢聖之學東坡不免於小人而無忌憚也

學者須與朋友講論然後知見可高明不然便孤陋寡聞以為好者却反是不好而不自知矣昔蔡伯喈得王充論衡秘不示人自今觀之論衡中胡說者不少可見伯喈秘得沒來頭當時若與人共觀豈無有知其繆者乎

禮記有可疑者葢當時記禮之人非是深於道者是以多差誤有聖賢之言當記而誤遺之者有不得聖賢之意而妄為增添者有他人之言適其意而取之者有相

傳之繆誤不決擇而遂書之者故他經皆精純而惟此有雜

禹聞善言則拜葢聖人之心純是天理故一聞善言便自不知不覺喜歡而拜謝之今人之心全是私意無為善之志雖聞人之善言如何肯拜耶

鄉人有兄弟爭屋者先生謂其弟曰夷齊兄弟讓國今却為兩間房傷兄弟之情國與房孰重乎彼為人而吾獨非人乎汝惟知利而不知義耳其人愧謝而去異日

見兄來先生取小學夷齊讓國虞芮讓田二章以示之
彼曰吾弟欲傷我先生復取孟子象欲殺舜章示之其
人曰此聖人事也吾焉能之曰學聖人乎學小人乎其
人雖以爲然而未有痛切意及歸而思之乃謂人曰賀
公之教誠天理也非其言吾何以知之吾與弟爭屋而
經書中有兄弟讓國者吾怪吾弟傷我經書中有弟欲
殺兄而兄反親愛之者吾然後知聖人教人之意詳備
如此也吾異日當謝教焉先生聞之謂子姪曰人性本

善但為氣稟習俗所壞耳義理之言自少至老絶不曾聞彼何由而入於善乎以此又見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也

讀白雲許公集曰志聖賢之道甘處貧賤可謂賢矣但身心所得者淺是以不免於文士浮華之習佛老異端之惑淫媟鄙猥之辭也觀其文可見又曰許公之所以如此者便無惡不仁之意故也所以聖人説好仁者說惡不仁者葢不惡不仁則其好仁之心亦不切矣

令欲養賢才以輔治理須先考察知務實行十三四員提學之官使提督各處學校到任先考學官有不堪者罷送吏部聽選別職即選本學生員及山林隱逸或有司見任之官德行學問可為師法堪授學職者推舉之使教生員本學推舉者不妨其科舉原自有司推舉者仍令食原職俸禄一以躬行為己不事虛浮無益之文歲貢依程子所論之法不可但挨年歲如此數年之間俗弊可革而賢才漸多矣

先生聞閣下某人劾退歎曰國家用人不能慎之於始致使小人蠹政二十餘年今雖劾罷於朝廷之事已無及矣苟不求所以用人之道雖罷黜一某人不知後來如某人者又有多少盖朝廷用入閣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選文字而已非嘗考其行也又翰林之職只在修書作文苟非大無顧籍貪汚請託之甚者外官何自而議之故不才者得冒濫大用况翰林之擢惟在進士首數名耳二甲以後雖有大德大才者何由得入閣而大用

乎此擢任之所以每不得人而誤天下也

内外文武少不出於宦官宮妾之門安望天下之治耶

一門生失愛於繼母有怨之之意先生責之曰觀汝所言心中全無天理矣古人處繼母而盡孝者多矣見於小學經書中者汝可一一尋看汝之孝果能如古人而親有不順者乎汝之心乃大不孝非細故也我教汝兩句切要之言可大書於壁時時玩味而自省庶乎有警於心耳西山先生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

心也悖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汝今既有悖親之心便是亂臣賊子之徒矣可不懼哉

為政須變移風俗且如杭州陋俗富家大族皆令婦女盛粧坐肆與人交易送喪出城同類設席邀喪主既醉方會葬此等風俗不終朝可革今國朝百數十年來乃無有變之者是可嘆也

教坊司所作淫邪鄙倍之樂壞人心術者也夫古樂久

亡今欲考定律吕中和之聲固是難事然此等邪穢亦不可以革之乎京師為天下觀法首善之地也今却放三箇院子亂人紀壞風俗欲天下化而入善可乎此弊之來雖遠然上欲革之吹嘘之耳何難之有

因論為上司者曰下民無大無小皆呼為父母者何也以在上能安養之如父母之於子也乃或畧無慈愛惻怛之心而惟以嚴刑峻法為事豈父母之道哉夫虎狼毒矣不食其子為民父母反虎狼之不如矣父母二字

可不深思之哉

朝廷取王宗貫敕諭方説得痛切方有箇着實用賢之意王公素稱正直不知此來如何處置須陳言將司禮監批聖旨權柄歸還閣下如祖宗初制使政不出於宦官方是第一等大事然後禍本可絶天下可平但未知王公果何如耳

偶見南京壽俊會乃王宗貫守備時與成國公衆人所作命名作序乃尹氏直也曰十數人中有好者有不知

者如某人貪濫小人王公乃與之作會便是惡惡之意不十分了若不知其人卻是糊突又曰耆英會名頭本不十分今又做壽俊會豈不貽笑天下後人夫在己果英人稱之可也自曰英可乎今某人為人如此乃自稱為俊不幾於無忌憚乎又曰白樂天九老會其名方是耆英之名是文潞公粗處若使臯陶稷契周程張朱肯如此名乎當時雖司馬公亦預列然其初自謂年幼不敢班於是列文潞公乃命人於幕後圖其像而強之會

然則司馬之譏退安知其不在於此乎又曰某人壽俊會言其在會中年少意欲比司馬公你如何比得他簡選武將須是先知此忠君孝親道理更曉解兵法方可大用天與之良貴却棄而不求狥在外之得失乃死生以之可哀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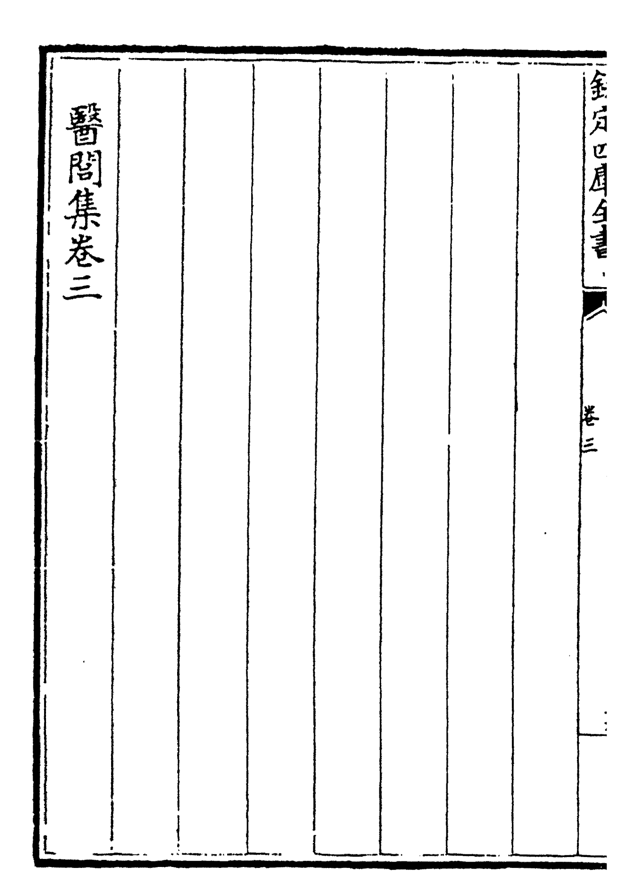
先生嘗謂重門擊柝自古然也今朝廷知重三邊之防而腹裏不盡建城郭各邊惟謹墩墻之備而住種不盡築堡圈承平之時因循不覺一遇盜賊蜂起何以自保

先生之考二府君生於浙之定海年弱冠其叔考志初來邉補役叔考有弟當行臨行避匿府君慨然曰塞垣非可獨往我當共之始至廣寧後遷義州奉事叔考極孝養叔嘗疾踰旬朔府君晝耕於郊夜侍於家雖極辛苦不自知也嘗商於南州有所獲縱兄弟先持以歸謂為己賄已而空橐抵家尊者詰責之不與之辨也又嘗賒貿木棉於丁家道口貨貨既出而天氣亢旱府君不忍人之艱於食也遂棄券而歸客中無事手織草履置

之門外見有跣足過者輒與之一日邸中樹杪有蠟嘴鳥為巢同伴少年以計取其一其一飛鳴不已府君憫之勸同伴曰安用此子不見其配之哀鳴乎縱之可也乃譬曉百端同伴猶不可府君因具酒肴請之縱焉雌雄和鳴飛翔上下府君喜謂同伴曰斯不可樂耶途值脩橋者輒捐貲助之至一處適囊底空竭惟網巾上有金環一雙遂解以畀之府君仁孝忠誠皆此類也

先生母郭氏夫人勤慎仁慈先夫人張氏卒時有女數

歲夫人養如已出既嫁之後恩意尤篤先生之夫人于
歸十餘年尚不覺其為先姑女也繼母之賢世亦鮮焉
用是郭先生及胡節婦咸有異行云



醫閭集卷三